

壬午四月十五日

石灘亭記

石峯集

單

單

3648  
449  
RAC  
Book  
chip  
2,122

THE LIBRA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EAST ASIAN LIBRARY  
KOREAN COLLECTION

NON-CIRCULATING

石峯先生遺稿

詩

乙巳冬在水鍾寺書僧軸

歲暮山堂夜孤懷誰與論獨吟還獨步冷月滿  
漁村

丙午春病中次邵康節韻示趙大立匡幹  
世事紛紛苦不停尺非寸是漫相爭江干自有  
閑田地休向人間浪著名

余與朴洞之

洞後改洞

遍求卜居之地不遂乃

留斗尾送洞之作



共老湖山計悠悠每自違送君江上路獨立  
依依

贈韓思慎 安命

江山有約我當去富貴無心君亦歸明年草樹  
春風遍共向迷源卜釣磯

時余有卜居  
迷源之意

書迷源貪公洞巖上

巷僻稀人跡山空水自流貪公何處去日暮獨  
遲留

在斗尾書于扉上

茅宇何依著青山綠水濱主人無箇事閑坐



抽箱

丙午仲秋十六日與許行可時約話斗尾  
余先往待之而又逢醫官金世章於江上  
金公率妻載舟還洛東故山行可亦來共  
乘舟中流飲酒行可亦知金公各喜相遇  
出於不意夜深叙懷金公仍索別詩余亦

忘拙書贈

一話塵白裏又逢江上秋洛東如見月復憶  
同舟

癸亥十月初四日余在斗尾草屋是夜

風雨雷電大作不能寐吟一絕聊以寫懷  
邇來方悔學吾儒萬事無非分內憂秋晚渡迷  
江上夜一聲雷作幾般愁

初八日亦大風大雨是夜又吟一絕

冬雨豈多哉落葉空自騷三更始得睡更覺四  
更初

已巳菊月余與崔彥明澗共遊清平山留

四日有僧索詩忘拙書其軸

滿眼秋光錦繡堆此間泉石未能裁明年無道  
如今日春服成時更欲來

種梧桐有感

欲聞鳳凰聲前山樹梧桐殷勤歲月深柯葉鬱  
而崇嗟哉竟不至衆鳥相與噉念昔心期事日  
夕空忡忡已矣生苦晚感歎誠可恫爰伐作五  
絃置我膝上歌南風

哭金堯遇

富弼

常恨吾君患眼障豈料今日又云亡陶山從此  
無人往悵望南天老淚長

哭尹大紀

河

友古今安在伴吟亦已歸石峯猶不死老淚為



君揮

友古任請臣  
伴吟金步

堂姪公業

興緒

輓

吾宗積德深系世皆名卿公亦生質義操行夙  
有成好善必欲培疾惡常欲傾臨民有遺愛聽  
訟得其情嘗謂享諸福可以傳家聲如何天不  
吊使我揮涕零禮服雖堂姪情親若弟兄把酒  
晤語時何意隔幽明書疏尚在案音容如接聆  
已矣亦在數翻思孰長生百年同一晝遲速不  
須評但恨無胤子宗祀就荒庭我亦如君者題  
辭後縱橫

疏

辭陞拜副護軍疏

癸未三月五日辭執義傳教于政廳曰陳力就

列則難矣加資付閑職以優異之

伏以小臣稟質虛弱自少嬰疾唯以藥餌為事

才又踈拙早廢科業檢方之外時或觀古人書

僅保殘喘而不知臣者或謂臣好古有志不虞

之譽誤徹九重明廟聖鑑偶未深究加以

謬名與官臣於是時驚惶且羞措躬無地瀝血

懇辭未回天聽式至聖朝叨冒踰分甚於

前日臣非巖穴之士以勲舊世臣之子孫生長

輦轂之下杜門謝絕勢亦難便每忝 聖恩不  
知所為臣意以為小司之任或可陳力故黽勉  
就仕徒費廩祿竟無寸效其壞官員 恩之罪  
可謂重矣 聖量天覆納污藏疾臣雖無狀寧  
不感戴且 殿下修復廢典之初乃試可于臣  
身授以風憲之任聞 命震驚愧惧益深迷不  
知所為人或勉臣曰莫為之先孰為之後為朝  
家一出謝 恩以副 聖上有為之盛舉可也  
臣執心不固一以感激 聖恩一以貪戀寵榮  
一以人言為有理強顏就職如蚊負山長懷憂



憫自此十餘年來濫冒非分愈久愈重而悠悠碌碌無建白消埃之補有竊祿不稱之譏此則非徒國人所共知自上亦以洞照臣常恐

聖上好士之誠未必不由臣而少沮也豈料今日終始不遺如臣老病更授風憲亞長乎臣非木石豈不知感第以小臣之年今已七十加以上年累經大病真元耗竭百病交侵精神昏昧忘前失後脚膝痿弱行或顛仆凡百所為皆不如人只欠一死耳百爾思之力不能堪茲敢悉陳情由得蒙 允適此則甚幸而乃 命之曰

陳力就列則難矣加資除授閑職以優異之  
臣伏讀 聖教茫然自失感涕徒零臣是何人  
敢當異數一至此乎雖古之恩及狗馬無以加  
焉臣聞 命以來精神靡定寤寐亦驚揆分捫  
心益知慚懼嗚呼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臣之忘  
恥冒進已不足道今者小臣雖知 聖恩如天  
粉骨難忘然臣身已老致力未由而圖報無路  
徘徊鬱抑其事誠可憫而其情誠可悲也伏願  
殿下察臣衷情還收特加之 命使臣得免僥  
冒之恥稍全廩恥之義任意養疾優游卒歲以

作 駉代之一閑氓則愚臣獲安其分而 駉  
上終始愛士之意亦不替於其中矣臣義當即  
時扶曳以謝 大恩而緣臣賤疾尚重今始來  
謝尤增悚惕伏地以竢稽緩之罪臣不勝感激  
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狀

辭司憲府掌令狀第四

臣矣段自少抱病今又衰暮衰病相侵展轉增  
深累稽 恩命之罪所苦諸疾之症前後啓辭  
畢達無隱而 駉鑑猶不洞照譴責不施異數



橫加顧臣何者敢當如此感激雖切私憫亦極  
勉強就職則病不容力具奏丐免則 聖不深  
察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徘徊怵惕罔知所為揆  
分捫心益增惶恐且臣年今已六十一矣真元  
早涸百病叢生諸疾之中尤所重者精神茫昧  
臨事健忘脚氣發動跪拜難便濕熱上壅面目  
常腫臣所疾病惟欠一死以如此嬰疾之人雖  
尋常小官必有瘵官之責况風憲重地其可一  
日冒慶乎反覆思惟決難堪任伏願 聖明特  
垂哀憐速遞臣職俾全性命微賤小臣分義有

守屢溷 駑聰罪當萬死臣之事君猶子事父  
少有所懷必陳無隱故昧冒法義不避煩瀆更  
觸 天威復陳切迫之悃此皆臣之情實非他  
偶然一時之病循例辭避之類也在朝之臣亦  
皆知之本職斯速適差

辭司憲府執義狀

丁丑九月十五日

臣自少嬰疾惟以藥餌為事平居亦或廢棄人  
事今者遭遇 駑明恩寵過分至於叨冒臺官  
非一再常懷感激力疾供職病發則不得已具  
陳症狀得蒙 許免不至顛仆者數矣臣去八

月二十二日除授本職適值 朝家有事黽勉  
就職今者以別試試官前後十二日曉往昏返  
衰暮之質觸風冒寒素患諸症乘時具發其中  
所苦者頭痛眩暈精神迷亂脚氣尤甚以此具  
由丐免至再至三不 賜開允又加給由聞

命悚惕罔知所為臣之衰病之狀從前累累陳  
達故恐煩 睿覽所患衆症不以悉舉而 駑  
不深察反加異數顧臣何者每當如此揣分度  
力尤增愧悚但臣今年已六十四矣多病早衰  
加之以去年又經大病幾死幸蘇精神悒憤則



忘前失後脚氣發作則不堪拜跪暨失調養百  
病叢生如此病人雖小官百執事尚且不堪况  
風憲亞長之任其可一日冒忝久曠其職乎晝  
夜思量決不堪居伏願 聖明垂覽情懇亟遄  
臣職孤危小臣不思分義敢瀆 宸聰罪固有  
之矣然君父之間若有所懷雖小不可隱避故  
更犯常規冒陳區區憫迫之情更願 特垂睿  
覽亟遄本職使之公私兩便幸甚幸甚

辭司憲府執義狀

癸未三月五日

臣本來病人尋常職任或不得就叨冒本職亦

非一二徒竊寵榮悠悠泛泛呼唱途路無絲毫之補常懷愧惧自分家居養疾以保餘生而已去庚辰年分除授揚州牧使適值荒年民不聊生臣意以為救荒一事或可盡心以報上委寄之萬一而臣才駑劣奔走十七箇月亦無竒效加以疾病乘之上年三月適免退伏私室杜門養疾同年四月忽得全身不遂幾死幸蘇七月又得浮腫上氣無發又得更生今年二月分除軍器寺正病不就職閏月初又授司贍寺正夫聖德如天感戴罔極義當即時以謝

恩命而病不自力越越至今晝夜惶懼日竢罪責  
  脞量天覆少無示譴今三月初四日政反  
除本職出於夢寐不到聞  命震驚精神飛越  
  因知攸措竊念臣年今已七十雖無病之人法  
  當致仕而况如臣者衰病已極雖小官勢難供  
  職况風憲亞長其可一日冒處以曠其職哉臣  
  之老且無用自  上亦洞照伏乞  命適差  
  以安愚分俾全垂死之命詮次善  啓

議

北邊輪粟議

癸未



伏以今者六鎮創痍流潰未定水旱連歲民勞  
財乏自 上宵旰憂勤恐失豐沛之地雖無獻  
策之 教此誠志士仁人慷慨扼腕欲獻一策  
之時也臣雖老病敢不陳一得之愚哉方今民  
窮財盡八道皆然而其中北方尤甚若不救焚  
拯溺則子遺之民必不聊生土崩之患勢所必  
至也當此之時也移粟移民勢不得已也但輸  
運入民之際所經一路如經兵火此所謂兵未  
至而民先困者也豈不寒心自古治戎之策雖  
三代之盛亦不過來則禦之去則備之而為備

之道惟在於將得其人蓄積之多耳將得其人  
則紀律嚴明威武自振蓄積之多則民恃其天  
戰必用命矣當今雖曰乏人古人云才不借於  
異代伏望 聖明復與廟堂大臣擇其智勇忠  
信之人授以閫外任之以專待之以恩御之以  
威結之以誠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至於南北兩  
道守令亦當擇其明惠廉謹之人久於其職微  
革弊政字惠困窮民生樂業菽粟如水火則雖  
有桀鰲之首自不得侵侮矣然則當今急務無  
如得人蓄積耳以攻戰為意抄兵為上策

往恐  
有誤

往來徒費有限移粟兵困糧乏恐非國家之至  
計也古人云得其人不可以為民得其地不可  
以為耕又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鳩集爭  
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此皆待  
夷狄之名言也伏願 聖明留念焉昔宋臣范  
純仁自陝西運副召還神宗問曰公在陝西久  
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純仁  
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  
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職事皆言粗何如  
純仁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也如是足矣臣願



無深留意於邊事恐邊臣要功生事結釁夷狄  
殘害生靈耗竭財用靡費爵賞不惟為今日目  
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願陛下究孟子  
交隣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于  
夷狄彼將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首長桀驁欲  
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為之用也純仁此說雖不  
盡合於今日其意思長遠所見超卓故敢將仰  
達于冕旒之下伏願 聖明博採衆論之餘  
亦望 留念純仁此說不勝幸甚幸甚伏惟  
上裁

策題

大哉心之為物其體至虛至靈其用至妙至廣  
包萬理統萬事為一身之主宰者也為學者捨  
是心奚以為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心一也而  
兩言之何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  
也其中其極可得聞歟至於吾夫子以天縱之  
聖繼往聖開來學以授顏子曾子而曾子傳於  
子思子思又傳於孟子其所以相傳心法之要  
可得表出而明言之歟夫子多言仁子思說中

和孟子好言心其故何歟孟子既沒而其傳泯  
焉漢之董子唐之韓子其亦不可謂知心者耶  
自是以降心學之法寥寥絕響異端功利之說  
雜出紛挐斯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  
可勝痛哉天運循環無往不復逮至大宋濂洛  
羣哲蔚然而作上接洙泗下授關閩抽關啓鑰  
已無餘蘊其相傳心法之宏綱大旨亦可得歷  
言之歟或曰心統性情或曰心者性情之主性  
情云者是何物歟統與主同歟異歟心之能統  
主乎性情者亦可得詳言之歟或曰虛心或曰



無心二說孰是或曰心有主則虛或曰心有主則實其所云主者何物歟有主而虛實不同又何歟主宰者心則其心之收之放之又孰使之然歟或曰以心使心或曰以心觀心然則此心之外抑別有一物為之作用者歟二說亦有是非之可言歟或曰心要在腔子裏所云腔子者亦何物歟此心有形象而著於這裏歟或曰心不可有一物若無一物於心則酬酢萬變從何做耶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收已放入身之妙亦可得聞

歟。聖賢治一方，寸其所言，若是其多，且不一，何歟。治心儒者第一義，其悉陳無德。

書

荅蓮坊

鍾城書

夫人之生也，無智愚賢不肖，并受天地之氣而成形。故天人雖殊，而其氣之流通，少無間隔。子思所謂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者是也。歲運之燠寒風，或有所不得其常，而人之氣血虛實，亦有時不一。則乘虛遇氣之乖，其不病者幾希矣。所謂疾病之來，聖賢有所不免者，此也是。

故古之聖人制為醫藥以濟其夭札其為慮深矣豈不知死生有命脩短有數哉汲汲焉自中其毒而不已其為人衛生之道亦可謂至矣聖賢聰明睿知雖與人異氣血之質必與人同雖無無妄之疾豈無寒暑所感之疾乎雖無妄之疾豈委之不死而勿藥又豈可必死而勿藥乎况聖人之教莫非躬行之事安有捨己而教人已病則不服藥而於人病則教以服藥乎然則是所教及其所行聖人行事豈若是其苟哉且聖經賢傳無聖人服藥之語以此亦疑其聖人



不服藥云愚意不然。經賢傳皆垂世立教之語。修齊治平之道。反復丁寧。以詔後世。醫藥雖有生之不可無者。亦非吾道之大段。則豈可經經記之。書書言之乎。其罕見於經傳。亦無足疑也。况春秋許世子止。以不嘗藥。加以大惡之名。禮記君父飲藥。臣子必先嘗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以此見之。經傳有服藥之語。亦可知也。且康子惠藥。孔子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若達其藥則必也。服之矣。鄉黨亦曰子不齷。薑食薑者。乃本草中中品藥。其性通神明去。

穢惡則於此夫子之服藥亦可驗矣然則顏子  
曾子兩程雖無服藥之言豈可以此疑其不服  
藥也若其門人有如孔門弟子之記鄒黨者則  
亦必有其言矣至於謂邵子朱子曰過曰陋尤  
有所未安二先生之學雖不至於大駭其於天  
人死生之理融會洞徹豈有一毫私意於胸中  
哉遇疾服藥是乃平常自然之道豈二先生欲  
依藥苟生者乎况邵子深於數矣其病之生死  
尤可灼見而必灸灸服藥以調護之者此乃所  
學大中至正之處不然必有疑邵子者矣若如

所教云云則是專廢人事必涉於術數之學矣  
豈聖賢行事若是其偏乎夫子之棲棲遑遑孟  
子之之梁之齊亦此義也國祚之脩短人生之  
壽夭豈不知不可移易於其間哉聖賢之道自  
不得不爾也不然與荷蕢丈人耦而耕者同一  
果者也豈聖賢之道乎是病風却藥以待死者  
無異聖賢大中至正之道恐不如是也聖賢濟  
世救生之道亦是一理并及之未知如何幸更  
教之

答蓮坊書



頃者屢承誨喻明心之術感佩無量人事區區  
不即修謝愧悚無已邇日尊候何如懷仰懷仰  
但來書云此心明於事物之理然後可與適道  
道積然後學可成又曰不貴博而貴其德此數  
段某不能無疑焉愚意以謂事物之理非博學  
不能明適道道積亦非博學不可成况德之在  
己非博學尤不可得也是故孔子曰博文約禮  
子思曰博學之審問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此皆聖賢格致明心之大法而莫不貴其博也  
高明所喻似與此數說不合未知義理無窮抑

別有他意耶所教不貴博無奈為泛觀天下書  
流於翫物者發耶然則上下文義亦似未瑩未  
知如何幸高明更教之何如秋暑尤盛不得親  
質不勝悵惧只祝為道保重

與許太輝暉書

今見金敬叔書以退溪先生辨說中所云嗚呼  
冲漠無朕者在乾坤則為無極太極之體而萬  
象已具在人心則為至虛至靜之體而萬用畢  
備云云敬叔去此萬用畢備之語而只將上三  
句而言曰冲漠無朕之體豈徒在於乾坤而不

在於人心乎反覆究竟終不得其說云云愚意以謂在人心至虛至靜者乃冲漠無朕之體也在人心萬用畢備者乃萬象已具者也豈先生以冲漠無朕至虛至靜別作二物說也在乾曰元亨利貞在人曰仁義禮智以此論之天人之分其說自不得不異敬叔之說未知如何陶山辨與敬叔書并上幸覽而示破亦佳

荅許太輝書

亦好

前論程子下學上達意在言表之語見其上下文義則愚意程子此說是平平說話似非難曉



者也夫子之荅子貢則只說不怨天不尤人下  
學而上達其辭旨簡奧意思渾圓固非後學所  
易窺測也然程子意在言表之言豈非明且切  
乎既發此言又釋之更添人事天理於其中於  
是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之物皎然明白而雖  
大而化之以至於不可知之聖亦不離乎日用  
之間者推此可知則其意豈不在言表乎當時  
夫子不盡說破此意故以子貢之聰明亦不領  
會其意况後之學者乎如此說以謂何如若拈  
出意在言表四字別尋他求則恐失平常而歸

於玄妙也如未穩更示喻幸甚蓮坊所論并付  
送為望

與金慶老禧年書

脩欲上一得之愚於蘇齋閣下而得兄書見益  
之語慨然浩嘆而止之既而思之則脩與蘇齋  
非一朝之分豈可終默默以負平昔之義乎頃  
致候問微稟是意則其復書預為牢拒口請我  
不出可也云於是益信兄書自此雖有鄙意累  
發而還止者數矣然天下之事義理無窮以舜  
之聖智取諸人為善若非大舜其於處事之際

豈無一失雖蘇齋英邁蓋世其計較利害之間豈能盡合於義乎然則如兄與脩者其於蘇齋之過舉也坐視如越秦之肥瘠可乎是以脩所欲告于蘇齋者以告吾兄少洩愚憾可乎伏願吾兄垂覽而示其可否至望至望夫人之生天地間也大則壽夭窮達小則一飲一食無非命也是故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愚恐蘇齋於命之一字或有所未盡也蘇齋放在海島中二十餘年其間憂愁辛苦之狀其可忍言耶一朝還京師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懽欣於一堂上其



樂又如何耶其後五六載遂登台輔位極人臣  
雖曰才德可副其寵榮貴富又幾何耶此豈人  
謀智力所可能為者哉當今 聖上方倚以為  
重為蘇齋計者公耳國耳惟義是循吉凶禍福  
聽之於天上以開導 聖心陳善閉邪下以引  
進賢士布列朝端此其時也此其任也然則功  
烈顯於當世令名播於無窮豈不韙耶不此之  
計而惟謙退是事以無蕩蕩然無顧慮之意豈  
不臧耶且聞蘇齋期於必適云雖今日呈病明  
日適之其於蘇齋為國乎為身乎其進退可合

於義耶愚未知也且方今文象正如衆盲摸象  
各執所見而各自為是士論多歧罔有歸一國  
家治亂之幾正垂於斯雖在草野之士少有知  
見者莫不寒心况任扶顛持危之責者不顧義  
之所在不念國之休戚惟退是謀其可乎哉蘇  
齋今日之舉萬一私意一毫未盡則愚恐人言  
之哢哢終不可止而有甚於焉用之譏也且蘇  
齋嘗指天謂予曰我只信彼團團處耳此可謂  
知命之言也愚嘗服此言曰蘇齋養得深故有  
此言也以今日觀之信彼團團者果如是乎吾

兄其不聞斯語乎噫以蘇齋得君如是而無建  
策興化之效反致人之譏議豈不為蘇齋痛惜  
也哉白首餘生區區不能自己者豈徒然哉惟  
吾兄諒察覽即還付不勝幸甚

祭文

祭蓮坊先生文

好

隆慶六年歲次壬申四月朔丙辰十二日丁卯  
侍生通善即守司僕寺僉正韓某謹以酒果脯  
鹽敬奠于蓮坊先生之靈嗚呼哀哉吾道之衰  
乃至於此耶庚午季冬退溪先生歿于鄉今年



二月南溟曹先生又逝於家閏月十七日癸酉  
先生亦不起天胡不憖善人以至此耶天稟之  
高學問之篤古澹之貌休休之質今不復得而  
見慟矣慟矣見人之善必傾倒而勸之猶恐不  
及聞人之惡必噤默而掩之猶恐有揚其尊問  
行知之效見於日用間者今不復得而見有志  
之士凡所知舊孰不悲慟况如某者幸蒙末契  
誘掖亦深謂予不鄙咨詢相尋數日不見書疏  
繼至及其感疾邀我執手披衣示體廓然大公  
而不惜其化嗚呼慟哉某也繫官出外纔數日

而乃至易簣不得憑歛而哭奔走後於人此生之感曷有其極而今而後孰能箴予之過而勉予之不及乎然則豈不使我失聲慟哭也哉已矣已矣夫復何言舉觴哭奠永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祭舍弟昌城府使從文

嘉靖四十一年歲在壬戌七月癸未朔初六日  
戊子同生兄生負某謹以脯醢酒果奠于故舍  
弟贈通政大夫兵曹叅議行昌城府使之靈嗚  
呼哀哉天生我人孰無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

情先君早世甫尚孩嬰我年卅一甫綏七齡撫  
髻教戒以待其成及其長也弓馬是事先君有  
言符契無異天降再酷又喪慈氏治理襄事悉  
皆委倚措如拉朽材亦實多歲在丙辰名標虎  
科不久選拔宣 傳紫闈閱武西郊 御馬驚  
逸倉卒扶 日朝野咸悅 特命超陞僉正太  
僕三年乘御 恩寵無前人期遠大我亦謂然  
忽別昌城兩地綿邈夜頻夢汝余常懷惻我病  
且老安保難必汝少且健念不及疾豈料先去  
使我長痛嗟呼吾弟胡至斯極夢歟真耶天耶



人耶彼蒼於弟何獨不仁嘗好麩藥由此故耶  
抑患風土以不救耶病不問藥歿不憑哭遠隔  
天涯號慟何及軒然笑語何時更覲少婦孤兒  
誰依誰托言念及此我心如割春風沙峴執手  
相別今日來歸但見丹旌嗚呼吾弟今去何征  
音容靡接永隔幽明痛哭柩前甫聞我聲舉杯  
一奠淚落如傾卜君宅兆得於先塋夫復何言  
哀我惻惻死如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青陽君

沈義謙

文

維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十一月朔丙戌初八

日癸巳石峯老人韓某謹遣堂姪族親衛韓顯  
緒奉酒果脯鹽敬奠于青陽君沈公之靈嗚呼  
天既畀公以閔偉之量英特之材而獨畜於耆  
老之壽位不滿其材器而裹麻草土一疾不起  
使中外志義之士識與不識莫不相吊揮涕何  
歟在朝而有隱功於士林一時名流莫不推仰  
咸期以遠大及其時事有異杖節南北受鉞州  
府則其所以仁慈撫摩不厲聲色而惠柔良驚  
竊暴州人邑子稍有見識者莫不服其恩威而  
凡所施為皆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及則公之於

斯世誠可謂無負而謗積丘山長困於衆咻之中抱憂歎而終天之於公抑又何歟天之善惡之報果安在哉然歐陽文忠公有言曰若無公議於後則萬世無君子然則一時之是非有限萬世之公論無窮公雖困於一時能信於百世之後必矣有何恨於今日乎已矣已矣夫復何言悠悠之談不須更說嗚呼哀哉若余者於公先夫人以同年生又長於一家魚隊戲游情義最厚病則來問有需必與情如功服之親公又來贅於堂姪之家其情益親而公不以余為無



似有規則相質、而或有所箴規、小無違忤之色、  
余常謂持重偉度、可以鎮物、而加之以好善、有  
誠、當大有為於斯世、豈料今日老病者尚存、而  
以且強者、遽至於斯、使我長慟也、我余本不文、  
今且老衰、言不能盡其區區之意、引領西望、涕  
泗交頤、遠寄一酌、豈盡吾情、精靈不昧、庶鑒余  
衷、嗚呼、哀哉、尚饗、

石峯先生遺稿終

石峯先生遺稿附錄

明廟晚年命吏曹擇六條俱備之人其目曰經  
明行修時判書閔箕啓曰六條俱備名號太過  
請只以經明行修改捧傳旨 上允之所薦六  
人一齋李恒居恭仁大谷成運居報恩前叅奉  
林薰居山陰逸士金範居尚州生負韓脩叅奉  
南彥經則居京皆除六品說清江小下同  
明廟命吏曹擇經明行修所薦六人皆除六品  
壬子遺逸在世者唯南冥并驛召入對于思政  
殿 上問以治道問目書之二紙一副置御案



一副 降賜承召人使之隨問以對諸公皆略  
以對旨獨南冥 啓曰云云

韓永叔用薦入仕非競得之比又換得閒地未

知終如何處之耶

先見退溪  
生集

玄纁如韓永叔說卷束而置棺左右比世人鋪  
在棺上此為得之

與國善寡悔往見韓永叔永叔蓋諱其學欲避  
禍者佯發襍談余曰知君面雖久然心則未也

曰寡悔聞之欲吐卑抱來

覬下  
恥齋日

自驪向京遂訪永叔于斗尾峽精舍相與邂逅

做談夜深叔彈琴數曲余歌以和之叔曰此我先世墳塋之地以搆此廬名曰永慕堂一以為平生遣懷之地一以為祭時齋居之所云  
癸酉二月持平韓脩三度呈辭引疾不出 上  
不允其辭脩乃出仕入侍之時 上問以學問  
之要脩不能明辨以荅人多笑之李珣白 上  
曰善人有多般有學行兼備者有行潔而學不  
足者若韓脩則是行潔而學不足者也不可以  
一言不稱旨輕視善士也 上曰安敢以此輕

視賢者乎

見栗谷先生  
外集下同

八月成運李恒林薰韓脩南彥經皆拜三品職  
不次擢用也

韓脩恬靜老成好善愛士雖才智學識有所未  
裕而論其心行則實是一國之良士也而一言  
見忤毀謗沓至使之杜門不出焉

見栗谷先生集

韓脩閔純俱以老成宿儒為珥所重為不附時

議坐枯郊垆

見重峯集

與韓永叔書 壬戌

退溪先生

去秋得書知有鴿原之戚奉深驚怛病廢人事  
久闕修慰負愧深矣頃聞光膺薦除顧忍非閒



地未稱雅度續知換閒此無乃就之無所不可  
者乎年來我輩等人多入此路去為祿之仕古  
人亦或有之本非害義敢不相賀所可憂者聲  
利海中易以溺人若非在我者硬著脊梁牢著  
脚跟鮮不墮落於坑塹中矣如欲免此只在更  
加勵志於真知實踐之地庶見內益重則外不  
期輕而自輕矣願永叔勉旃如見南時甫洪應  
休其亦以是語之因孫兪入都力疾草此不多  
及

非謂勿仕謂仕而勿溺耳

荅韓永叔書三

小孫安道來獲奉惠書知近來神用佳迪馳慕之餘不任浣豁病舊幸亦偷安度日但無成之歎彼此所同若每有此歎而無奮發用力之日恐與都無意嚮學者卒同歸於一律奚貴奚取此吾輩之大戒也俯詢辭官可否此則只在自量自斷豈他人所能與哉既不是為貧又不是行道徒失已與棄志以是為病則去之唯恐不速何謀於人非要路非言責有亦可無亦可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則亦不必強解為心也苟吾

之所見未甚明快而一時因人言而強解則後必悔之與其有後悔寧初不為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而處其所安為佳為幸至若愁人愁人固知如此力所不及奈何奈何各思自勉庶無自納於坎窞是矣黃仲舉本是文人晚深有味於此學其歸宗有求志之志而疾病乘之死於道路未畢其願甚可哀痛有親無嗣益令人悲楚不忍也 癸亥

安道孫還辱垂手翰慰問病軀意甚勤至感篆不已濕麻痺等症中間少愈近或復發其他雜



患時日無定互相為苦褻境如此理無足恠食  
味幸不異前日耳而精不顧人言遠來久住可  
謂誤矣加以緣滉病倦無甚相益但於水溪雪  
山之中閉門擁爐焚香靜對以度朝昏其間興  
致不須言每語及兩君共切懷想恨與往年公  
等來時如燕鴻之不相值寸進尺退之歎固然  
固然以公視我年不至如此之深病不至如此  
之重但能自力何患不進而向所謂秉燭之明  
在公則尚可及遠漏器之水在公則亦可留貯  
也其視不勉而空自歎惋豈不大有益乎申啓

叔孝履支持甚慰甚慰出縑之人為本生降服  
極為未安然先王之制不可不從既除衰矣此  
後禫服以終喪乃心喪已成之例恐不當更求  
他服而服之也或云黃草笠白團領為可混恐  
此既於古禮無據又非時王之制又非時俗  
所行何可創立別制耶只用疏竹黑草笠淡色  
黥團領升麀白直領而居處飲食一以喪禮處  
之豈有不可乎妄意如此不審中理與否甲子  
東湖之別如夢音書千里可代言面領讀欣佩  
又愧無以報當相聚時似無可言別後有無限

欲論事古亦有此歎今日方驗於身矣滉安進  
無補於國只有求退一事稍為近道而謗隨退  
與良由行未孚世而取名太重也深以惕息不  
知其後爻象定如何也愚意今既退伏與世不  
相關其患自當漸消損也如何如何無乃吾言  
太迂為君等所笑耶此間所當勉為者惟讀書  
為學之功永叔似不當託以卯申而全廢啓叔  
尤不當沒於舉業而頓忘如滉老矣衰矣病矣  
昏矣漏器盛水雖歎無留日日思添猶勝不添  
惟兩君諒之勗之已已



斗尾江墅十景

疊嶂雲生逗曉寒無心行雨上玄間知君對此  
常怡悅不學王郎柱笏看

右劔端朝雲

隱隱帆檣過眼頻滄江落照盡圖新當年我自  
追歸興豈料君看畫裡人

右斗尾暮帆

昨夜春雷百草掀携筐晨去笑穿雲歸來更覺  
盤飧媚獻御誠心足替芹

右早谷採薇

渭水雄誇遇聖君桐江奇事動星文何如寂寞  
溪雲裡魚鳥相親遠世紛

右小川釣魚

手開幽圃種春苗嫩葉丹萸得雨饒不待漢陰

勤抱甕逃名猶足慰簞瓢

右藥圃春雨

霜露鮮鮮菊萬葩金風蕭瑟野人家花中隱逸  
知人意歲晚心期詎有涯

右菊逞秋霜

天上冰輪若寶團庭前玉樹掛梢端渚宮清艷  
雖藏好何厭幽人百匝看

右梅梢明月

森森齊挺翠琅玕六月窓扉洒雪寒不是調刀  
生衆竅滿林清吹自團團

右竹林清風

山木陰陰晝響鶻幽居方信別區天莫言口血  
偏呼訴超越神心自可憐

便晦卷聞  
子規詩意

右晴晝杜鶻

地白風生夜色寒空山竽籟萬松間主人定是

茅山隱卧聽欣然獨掩關

右雪夜松籟

又

韓正表叔  
所居之境

栗谷先生

英英復藹藹洞壑時爭吐疑為曉山陰布作春  
江雨出入兩無心誰散還誰聚

向晚菰岸鳴長江生片帆渺渺水程遙歸心指  
雲嵐風利更須棹夕照沉危巖

燒痕得雨潤草深山逕微曳杖乘晚興入林歌  
採薇谷口鎖暮烟盈筐應始歸

小溪起清漣我來山雨餘垂釣本無鈎一絲風  
卷舒物我兩無間非魚亦知魚



我土惟九畹春逢一犁雨長鏡獨自鋤餘濕沾  
芒屨不勞漢陰瓮香苗已滿圃

黃花挾蒼苔此是幽人路寂無車馬跡褰衣散  
孤步所思在空谷不憚行多露

梅花本瑩然暎月起成水霜雪助素艷清寒徹  
人髓對此洗靈臺今宵無點滓

虛窓對竹塢當午來清風華胥夢初迴體舒心  
和冲願將一枕涼遍洒夏畦中

林巒媚晚晴子規響蒼壁問渠本無悲血淚誰  
為滴啼罷忽飛去樹深山寂寂

寒濤撼山齋響在雲樹外開門星月明雪上松  
如蓋太虛本無聲何處生靈籟

石卷先生集

三十一

此蓋大氣本無形而氣在空際  
與吾心之靈智亦無異也  
此語是良師之語也



跋

此石峯先生韓公遺稿也公  
諱脩字永叔西原人襄節公  
確之玄孫世居漢城天資恬  
靜雅潔志學不懈一嘗儒

士多從之遊者嘉靖丁酉中  
上彙選卜等渡迷先隴下達  
來棲息逮丙寅明宗命朝  
臣以經明行備薦士除公掌  
苑署掌苑仍與曹南冥植李

一齋恒入 對子思政殿間

應中外諸職 宣廟既復舊

典起公累拜司憲府持平轉

至執義後為敦寧府都正以

萬曆戊子十一月六日卒季



七十有五葬從先龜公性尤  
樂善好賢常從退溪先生講  
問有師友之義以及栗谷文  
成公親愛推服益至素與蘇  
齋盧公善每視其入相無所



石峯集